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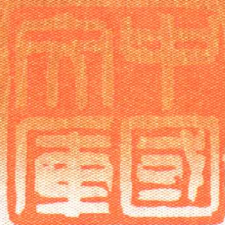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创业史

(第一部)

柳 青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中国文库
文学类

创业史

(第一部)

柳青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创业史 / 柳青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5.1
(中国文库)

ISBN 7-5006-6016-2

I. 创… II. 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0227 号

本版责编: 张 正

整体设计: 翁 涌

责任印制: 董文权

创业史 (第一部)

Chuangye shi

柳 青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cyp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编: 100708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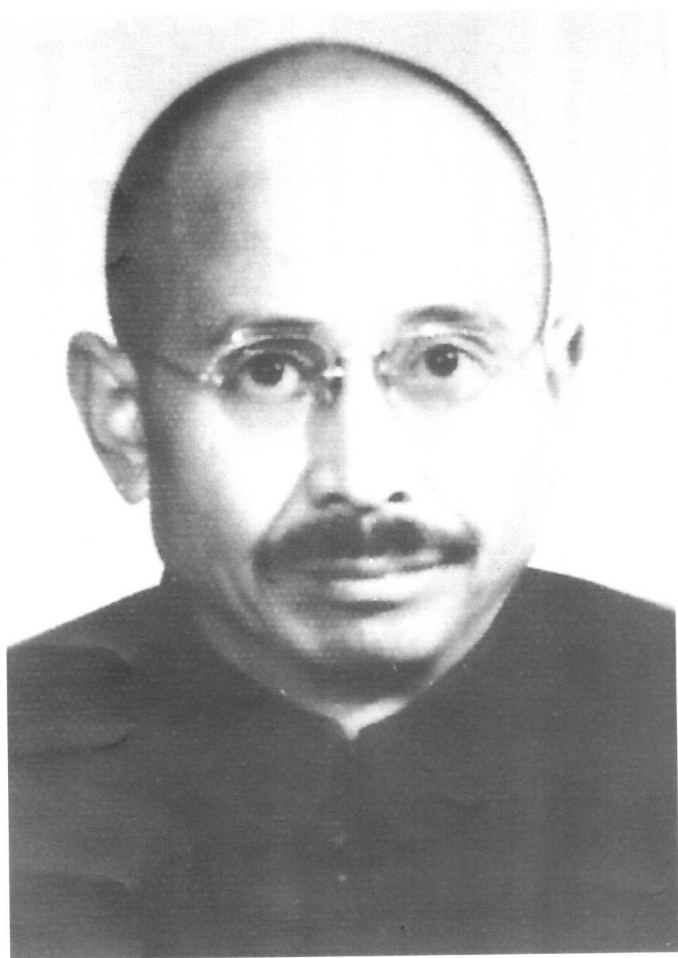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15.375

字数: 354 千字 印数: 1-4500

ISBN 7-5006-6016-2

定价: 24.00 元



作者像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沙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哲学社会科学类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；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；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；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；(5)科学技术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；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；(7)汉译学术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)；(8)汉译文学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)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

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
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
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
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邵宗远 贺圣遂
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 员：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

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

出版编务组：

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李红强 孙 牧

乔先彪

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，它的出生，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。社会上一部分人，在一个时期内，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。在另一个时期内，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……

——毛泽东

创业难……

——乡谚

家业使弟兄们分裂，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。

——中国农村格言

题 叙

一九二九年，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。阴历十月间，下了第一场雪。这时，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，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。村里的庙宇、祠堂、碾房、磨棚，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，不分男女塞满了。雪后的几天，下堡村的人，每天早晨都带着镢头和铁锹，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。

庄稼人啊！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，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，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？

这下堡村倒好！在渭河以南，是沿着秦岭山脚几百里产稻区的一个村庄。面对着黑压压的终南山，下堡村坐落在黄土高原的崖底下。大约八百户人家的草棚和瓦房，节节排排地摆在满眼绿水的汤河北岸上。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里的庄稼人，从北原上的旱地里，也没捞到什么收获。不过，他们夏天在汤河南岸的稻地里，收割过青稞；秋天，他们又从汤河上上下下的许多独木桥上，一担一担挑过来沉甸甸的稻捆子。人们说：就是这点收成，吸引来无数的受难者。

每天从早到晚，衣衫褴褛的饥民们，冻得缩着肩膀，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门口。他们不知在什么地方路旁折下来树枝，挟在胳膊底下，防着恶狗。他们诉述着大体上类似的不幸，哀告救命。有的说着说着，大滴大滴的热泪，就从那枯黄的瘦脸上滚下来了，

询问：有愿意收养小孩的人吗？这情景，看了令人心酸。多少人，一见他们就躲开走了。听了那些话，庄稼人难受地回到家里，怎么能吃得下去饭呢？

但是前佃户、汤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，那人特别心硬。他见天从早到晚，手里捏着只有一巴掌长、买不起嘴子的烟锅，在饥民里找人似的满村奔跑。这梁三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高大汉子，穿着多年没拆洗过的棉袄，袖口上，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。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，那个肮脏，也像从煤灰里捡出来的。外表虽然这样，人们从梁三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，一眼就可看出，那强壮的体魄里，蕴藏着充沛的精力。下堡村的人对梁三在饥民群里钻来钻去，越来越发生了怀疑。

几天以后，人们终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规律了：他总是紧追着饥民里头带小孩的或不带小孩的中年妇女跑。有人推测：熬光棍熬急了梁三，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？但是，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，他只管他一本正经地听着逃荒女人们在庄稼院门口诉说不幸，并且在脑子里思量着那些话，独自点着头，显得异常认真、严肃。

有一天，梁三从汤河南岸过来时，竟变成了另一个人：剃了头，刮了有胡楂的脸；在他的头上，他哥梁大借给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，代替了烂脏头巾。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缀过了。啊！原来梁三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——看吧！他喜得闭不上嘴，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，轻轻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、站在雪地上的四岁孤儿。一个浑身上下满是补丁和烂棉絮的中年寡妇，竟跟他到汤河南岸的草棚屋里过日子去了。

梁三的草棚屋，坐落在下堡村对岸靠河沿那几家草棚户的东头。稻地里没有村庄，这边三家那边五家，住着一些在邻近各村丧失尽生存条件以后搬来租种稻地的人。也有一些幸运儿，后

来发达起来，创立起家业，盖起了庄稼院。整个稻地——从汤河出终南山到它和北原那边的漉河合流处，这约莫三十里长、二三里宽的沿河地带——统统被人叫做“蛤蟆滩”，因为暖季的夜间，稻地里蛤蟆的叫声，震天价响，响声达到平原上十几里远的地方。梁三小时候，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笼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。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杨大财东的最讲“信用”的佃户，一个和现在的梁三一样有力气的庄稼汉。老汉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边，盖起了三间正房，给梁三娶过了媳妇。老汉使尽了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以后，抱着儿子梁三可以创立家业的希望，心满意足地辞别了人间。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，接连着死了两回牛，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。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，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，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，自己仍然独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。这时，在那三间房的地基上，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树，长得比那残缺的土围墙还高了，已经有梁三的大拇指头那么粗了。

自从死了前妻，草棚院变得多么荒凉啊！多么冷落啊！那个向西的稻草棚屋，好像一个东歪西倒的老人，蹲在那里。土围墙有的地方在秋天的霪雨中垮了，光棍主人没心思去修补它；反正院里既没有猪羊，又没有鸡鸭，哪怕山狼和黄鼠狼子夜里来访问呢？！院里茂草一直长到和窗台一般高低，梁三也懒得铲锄它；锄它做什么呢？除了他自己，谁又进他的街门呢？好！现在，梁三领了个女人回来了，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。几家姓任的邻居，男人们早帮他铲净院里的枯草，女人们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狭窄的草棚屋。大伙笑说：嘿嘿！从今往后，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，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。

四十岁的梁三竟像小孩一样，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。他热情地给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遗留下的旧衣服，要她换上。他还要

她马上给可怜的孤儿改修一条棉裤呢！看娃那麻秆一样瘦的光腿，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，冷得颤抖呀！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们的面，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：说他是有力气的人，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终南山扛椽、背板、担炭、砍柴；说他将要重新买牛、租地、立庄稼；说他将要抚养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，创立家业哩……

“我不会撒谎！宝娃他妈，你信我的话吧？”

“我，信……”外乡女人用眼睛打量了一眼新夫强壮的体魄和热忱的面孔，在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大约是由于饥饿和痛苦的摧残吧，那忧郁的、蜡黄的瘦长脸上，暂时还不能反映出快活来。

“唔，”梁三略微有点失望，说，“你，日久见人心……”

梁三捉摸女人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，不好和她多说什么。他转向宝娃表示他对新人的热情。这孩子乍到这陌生的草棚屋里，一直拘束地端端正正坐在炕边，怯生生的望望这边，又望望那边，一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哩，眼睛竭力躲开站在脚地来看喜事的小孩们。

“宝娃，”梁三热心地走到炕边说，“等你妈给你改好裤子，你就能出去和他们一块耍，噢！”他指着脚地站着的小孩们。

“我不去。”宝娃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低低说。

“为啥？这稻地水渠里有白鹤、青鹳、鹭鸶和黄鸭，还有雁哩。你们渭北老家那里有吗？”梁三笑嘻嘻地说着，竭力把这个地方说得好些，使母子俩把心安下来。

“我不去，”宝娃固执地说，“我害怕。……”

“怕啥？水鸟不伤人的，傻瓜！”

“我怕狗……”

“啊啊，”梁三忍不住笑了，“衣裳新了，狗还咬你吗？……”

梁三的一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脖子上的小脑袋。他亲爹似的喜欢宝娃。这娃子因面黄肌瘦，眉毛显得更黑，眼睛显得更大，那双眼里闪烁着儿童机灵的光芒。俗话说：“三岁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样！”梁三挺满意他。

在最初的几天，总有男人们和女人们，跑到梁三的草棚屋来看望。他哥——卖豆腐的梁大、邻居老任家的人们，是不要说的了，就是上河沿的老孙家、老郭家，皂龙渠老冯家、老李家，最后连官渠岸南边旱地边沿那些自耕户和半佃户，也来看过了。这个进去，那个出来，末了都聚集在街门外边的土场上说笑。男人们带着抑制不住的兴趣，要和梁三开几句玩笑。这当然显得很尊重，但是梁三新刮过的脸上，仍然露出一种自负的笑容，那神气等于明明白白向庄稼人宣布：

“唔，当成我梁三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？我还要创家立业哩！”

几天以后，无论在下堡村还是在蛤蟆滩，人们白天再也见不着梁三了。而在蛤蟆滩随便哪个草棚院外边向太阳的墙角下，在下堡村的大十字、郭家河、王家桥头几处人稠的街口上，庄稼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梁三的外乡女人。

“啊，是个好屋里家哩！”有人赞赏地说，“手快嘴慢，听口气是个有主心骨的。娘家爹妈都是这回灾荒里饿翻的，哥嫂子都各顾逃生了。婆家这头，男人一死，贴近的人再没了，自己带着娃子，从渭北爬蜒到这南山根儿来。不容易哩！”

“大约是和梁三有夫妻的缘分，老天爷才把她赶到这汤河边来的。光这一个小娃吗？”

“说是还有一个闺女哩，路上又饿又冻，得了病撂了。”

“呀呀！可怜的人呀！心疼死了！有多大年纪呢？”

“嘴说三十二，看起来四十开外。……”

“瞎拍嘴！瘦得皮包骨头，又在逃难的路上，风吹日晒，从相貌能多看十岁！等吃起来精神再看吧！”

“听说穿着梁三的宽大裤子，是吗？”

“可不是呢！裤子宽大是宽大，倒也罢了。光是烂棉袄换不过，实在叫人看了难为情。要不着梁三紧着往终南山里头钻呢！那母子俩，不是画片上的人哪！不能贴在墙上呀！他们要吃要穿呀……”

全村都卷入了关于稻地里梁三“拾”婆娘的争论。一部分人认为：曾经被命运打倒了的梁三，总算站起来了。他也许会创立起家业来，那孩子过些年就成他的帮手了；要是外乡女人在他的草棚屋里生养下一个两个，那光景就更有了奔头。但是另一派人却不相信世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。哼！不花一个小钱就把婆娘领到屋里去了。他们拿自己的脑袋打赌：说在换过年头的时候，不定那女人的娘家弟兄来寻她，不定她前夫的门中人来寻宝娃，也不定女人不遂心的时候，闹着要回渭北老家去……总之，梁三的草棚屋断然不会平静的。

“咱们等着瞧吧！”这是两派人共同的话。

见天挑着豆腐担子，满下堡村转来转去的豆腐客梁大，很关心人们对他兄弟的这样看法。他的大耳轮逮住了这类言论的每一句话。一天深夜，梁三从终南山里担木炭回来了。他进山担木炭和进城卖木炭，都是鸡叫起身，深夜才回来。梁大鬼鬼祟祟站在街门外，把兄弟从草棚屋叫了出来，弟兄俩在黑暗中朝稻地中间绣着枯草根的小路上走去。……

第二天，梁三就没进城卖木炭去。他一早上了汤河上游离下堡村五里的黄堡镇。庄稼人吃早饭的时候，有人见梁三提了一筐子豆芽、白菜和粉条，另一只手提了约莫一斤的一瓶酒，回到家里。整个上午，梁三在下堡村街道上跑来跑去。你这一刻见他在

大十字，过一刻，他那高大敏捷的身躯，就像能飞一样，从王家桥的街口闪过去了。他的样子十分繁忙，十分紧张，又十分神秘。有人叫住他，想问问他和外乡女人过得怎样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掉头匆忙地说：

“我忙着哩，改天……嘻嘻……”

天黑定了。汤河丸石和沙子混合着的河滩上，挺神秘地出现了一粒豆大的灯火光。五个男人、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，冷得簌簌发抖，在那里聚齐了。

梁三树根一般粗糙的大手，小心翼翼地捧着早晨从镇上买来的一尺红标布。他感激地说：

“众位乡党，为俺们的事，受冷受冻……”

“甭说了，甭说了。俺们冷一刻有啥呢！”

“但愿你两口，白头到老，俺乡党们也顺心……”

“就是这话。对！说得对！”

“天星全了，快动手吧！”

于是，下堡村那位整个冬天忙于给人们写卖地契约的穷学究，戴起他的老花眼镜了。他俯身在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上，^①把那块红标布铺展开来了。梁三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端着灯笼，其余的男人蹲在周围。大伙眼盯着毛笔尖在红标布上移动。

把毛笔插进了铜笔帽里去，戴眼镜的穷学究严肃地用双手捧起写满了字的红标布，从头至尾，一句一顿地念了起来：

立婚书人王氏，原籍富平南刘村人氏。皆因本夫夭亡，兼遭灾荒，母子流落在外，无人抚养，兹值饥寒交迫，性命难

^① 按照迷信的说法，写过寡妇改嫁契约的地方，连草也不再长，所以在河滩的石头上写。